皇明詔令



皇明詔令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中

命左右相詔　洪武四年正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自周至今凡有天下創業之君其能保全功臣使得安養而至老者惟漢之光武後世稱之朕今天下已定有功文武各賞爵封雖有遐荒之夷必欲征進不煩上將之勞

况太將軍收戈解甲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以来朝寅而至暮戌而歸今十有八年勤勞多矣朕見其年高驅馳侍立心懷不忍三載于兹今因上表告乞致政朕已許之使遂其志亦功名兩全漢之何參過於此乎然中書出納百僚庶務不可一時缺人今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為中書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為中書右丞相總理軍國重事於戲任賢使能乃前王之明哲除讒去佞係

歷代之英君朕雖不敏必使施爲而後見故
玆詔示咸使聞知

賜浙江租糧詔　洪武四年正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
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荷
上天眷佑平羣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
我東北靜沙漠皆以精銳屯北邊衝要用安
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是非得已惟

爾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無以貪官
汚吏害民肥已四載于茲朕甚憫焉今既掃
除姦蠹更用良善革舊弊而新治道以厚吾
民其洪武四年合納秋糧盡行蠲免於戲食
爲民之天民爲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
然恩之所及而有後先咨爾庶民各安生業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江西租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初四日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今親率六師
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

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兜沙漠朕以[illegible]
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
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欲鎮安吾民必資守
邊之力其餘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
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豪
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時供
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爲困苦朕甚憫焉今年
秋粮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
念之意日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後
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勸農禮俗詔　洪武五年五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厨稼穡衣服

始制民居舍焉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過遵三

皇之良規益兼未備之時宜當時之君示其所

以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諸

減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

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

宗祖之靈百神祐護得正帝位紀元五年朕本農家

之士失習聖經況罹兵燹撫順二十有餘年豈無黌居二賢麄踈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鄉市閭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正乎茲者所示諭爾臣民詔書到後敢有不遵者問擬如律令將條畫事宜開列于後

一 曩因元末大亂所在人民或歸鄉里或避難他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於庶民之家為奴者詔書到日即放為良毋得羈留強令為奴亦不得收養違者依律論罪仍沒其家人口分給功臣為奴驅使功臣及有官之

家不在此限

一城市鄉村若有家貧殘疾并老幼少壯男子婦女一時不得已而乞覓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上中人戶助以資給是工商聽其工商畢農民聽其農種候其培養成家復還人戶爾資之物有司常加檢察毋令失所違則罪之隣保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之義也爾民誠能遵守而行他日爾子孫或有貧乏之同里必相助借矣敢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同里上中人戶驗其家所有糧食存留養贍用

外餘沒入官以濟貧乏若遇凶年荒歉貧[illegible]
流移者不在此限若鄉里果有富實之家[illegible]
出物周給有司具奏

一孤獨殘疾不能生理許入孤老院官為[illegible]
養贍如或出外乞覓鄉市人民聽將餘剩之
物助養其生敢有箠楚者有司以鬬毆論[illegible]
告者抵罪此等殘疾之人如或痊可願[illegible]
民復籍者聽從其便有司毋得羈留

一鄉黨序齒從古所尚今後民間士農工商人
等平居相見及歲時宴會拜揖之禮幼者先

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佃戶見田主不論齒序並以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止行親屬禮

一鄉飲酒禮廢缺已久宜令中書省詳擬式頒行遵守使民歲時宴會習禮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長幼之節

一古之婚禮結兩姓之好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務在崇尚節儉以厚風俗違者論罪如律

一古之喪禮以哀戚為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

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葬及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

一今後蒙古色目人民既居中土許於中國人結為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兩家俱沒入官為奴婢若中國人不願與之結婚姻者聽其色目欽察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一兵興以來所在人民抛棄產業逃避他方天下既定乃歸鄉里其間若有丁力少而舊田多者不許依前占護止許儘力耕種到頃畝以

爲已業若有去時丁少歸則丁多而舊產少者許令於附近荒田內官爲驗其丁力撥付耕種敢有以爲舊業多餘占護者論罪如律

一曩因中國衣冠狃於胡俗已嘗考定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制雖閭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宜令中書省集議冠服定制頒行遵守務復古典以革近俗

一僧道之教本以誘民爲善近代以來凡遇爲僧爲道遇民間喪事修齋之際男女混雜飲酒食肉甚非所宜今有司嚴加禁約違者

治罪

一福建兩廣等處豪户之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閹割驅使名曰火者敢有違犯以閹割抵罪沒官爲奴

於戲風俗頹靡胡禮拘焉再整彝倫務遵先王之法恤念孤寡實爲善政之先顧以德薄澤未孚倉庫未盈六軍四戍尚慮未悅下民之心恐貽

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冰咨爾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命省臺輔臣詔　洪武六年七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朝皆由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能及也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皆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迂猾其於伸寃理枉略不能留意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爲

嶺南廣東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省省令中書久缺丞相御史臺亦缺大夫稽古揆今誠爲曠典特命胡惟庸爲左丞相陳寧爲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臺省協誠相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

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

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爲先以勤爲後各盡乃心以臻予治欽哉故特詔示想宜知悉

優卹經難兵民詔　洪武七年八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
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
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材踈德薄旦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告殃者朕失撫養存問
蓋軍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場屍
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
拋棄至今不能存恤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
南子壯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家

或子沒親老而失養親沒子幼而無依者有
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焉令詔天
下有司各具名以言朕當安居存養使不失
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

一出征軍官間有歿於王事或鎮守邊境身死
遠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
慮未遇仰各衛從實取勘依律優給俟子出
幼即令承襲如無承襲之人所司應付口糧
差人遞送至京官為存養

一南北征戍軍士歿於邊遠抛棄父母妻妾皆

窮無依者仰所司從實取勘應付口糧差人遍送至京官爲存養若有子雖年幼可依及有親屬可托而願留者從便官司仍給口糧養贍

一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至今不能奉養願回鄉里或身死他鄉拋下老幼願還鄉者聽從其便鰥寡孤獨幷篤廢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者有司從實取勘官給衣糧養贍

一官員仕宦遠方亡歿任所遺下妻子貧窮不

能回還所在官司送還鄉里

於戯君天下者所以為民也但君欲治而民乖

民欲樂而君昏臣希賢而不治君或懦而無

剛此古今所難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為弊以

干刑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分別應赦諸人詔　洪武二年十一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釋罪宥愆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慎恐

有罪重而僥倖以自脫致寃深而含忍無訴者

故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至今明焉漢
唐及元儒君承祖業權由奸佞所持因有大赦
之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奸頑得為
脫網之魚鬱抑含冤於滿地朕德薄才疎荷聖人
之道相繼行之至是五星紊度黎庶罹辜若憚
乖仁非朕而誰令不敢不察若既寬宥頑於僥
倖致善良以無伸豈聖人恤刑者歟特令條陳
若果真犯雖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因
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于後
一諸人過誤犯罪如過失殺人及失火誤毀遺

失官物之類盖出於不幸情可矜憫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已決未發工役幷已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諸人犯罪失於覺舉關防鈐束因而連累致罪盖非得已情可矜免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已結未發工役幷已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官吏人等因公事得辜及鞫問刑獄聽審不明以致失出入人罪若文書失錯之類情可

矜免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已決發去
役并未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
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諸人出外營幹事務或因住居窵遠或因有
司留難不能給引因而私越冒度關津以致
獲罪情可矜免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
已結并已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
見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各衙門官吏人等非法行事罪坐官吏其聽
使之人皆非得已情可矜一詔書到日各處

見問明白及已決未發工役及已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者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

下

一諸人但係故犯知情故縱聽行蔽匿引送說事過錢并出入人罪之類一應真犯不在赦

下

一各處犯罪見屯種人數既已各安生業不在釋放之限

於戲肆赦於眚災爲善良者圖賊刑於怙終實王綱而治惡凡吾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

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命胡僧為禪師詔　洪武七年十一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佛教肇興西土流傳遍被華夷善世兇頑佐
王綱而理中道今古崇瞻由慈深而願重是
致三界而脫沉淪永彰而不滅爾具僧吉祥
本西域之民生而慈敏妙契善符懷如來之
大法捨父母之邦衝陰埃而突瘴霧遊流沙
而來行數萬餘程達吾斯地朕觀爾勞深願

重特加善世禅師以伸善道更加兢兢執法

列失思巴蔵卜為副都禅師統制天下諸山

繩頑禦惡相為表裏以施行於戲佐王綱而

若不善理道幽微曠刼不生千古不瘢願者

宏深體行思之無徃不復戒哉戒哉故兹詔

示想宜知悉

營造蠲免詔　洪武九年十三月

皇帝詔曰前去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即今

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

之本意也柰何工匠之徒軄鎮宮殿致是土

木之工復興〈缺〉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
外郡轉運尤難朕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勅
中書下六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
官軍足食可三二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
省直隸揚州等府悉將本年民間夏稅秋糧
盡行蠲免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河南福建江西浙江省所屬府州直隸揚州
池州安慶徽州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
免
一北平省所屬真定等七府已免洪武八年夏

稅惟大名一府未經優免其洪武九年本府
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一湖廣省武昌等二十五府所屬州縣幷思南
宣慰等司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其
蘄黃州二府已免洪武八年秋糧今年夏稅
一體免徵秋糧仍依舊徵納
一淮安府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其上
年踏出欺隱未報官田地人戶各該稅糧幷
欺隱之數全徵入官不在蠲免之下
一以上省府應有入官田地私租不在蠲免之

下

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繩之惟爾臣民皆

省月新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省變求言詔　洪武九年閏九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並驅十有

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

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

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自省古今乾道變化

殃咎在乎人君 尋思至此惶惶無所措手足
惟告臣民許言 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厚
仁人之心能鑒 朕之不德假公營私者又非
賢人君子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訪求師儒勅 洪武十年
皇帝勅諭浙江溫州府 着令所屬縣分將民間秀才
除見在教授教 諭學正訓導其餘年三十以
上七十以下者 符到之日遍歷鄉都求訪得
實每備綃二疋 鈔五錠以禮敦遣差人伴送
毋分遠近限洪 武十五年九月初三日盡行

到京共論治道以安生民如有不遵視爲泛
常或有巡檢驛丞遞運所官及體察軍人暗
體得實坐名詰本儒居所請至京師如違定
將布政司府州縣官吏人等治以重罪如能
奉命用心訪求得實爲用取法之人即加重
賞如勅奉行

賜興王州縣稅糧詔 洪武十一年八月

皇帝詔曰賞功討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爲先曩
因率兵東渡江來姑蘇金陵京口宣城廣
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從不踰二

年盡入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陵
聲異教若欲平之非甲仗之多供給之盛
豈能平禍亂一寰宇而爲人主者耶今禍
亂已平朕居大位十有一年常思六州四
縣人民久勞於前雖有子孫累世不忘特
以今年秋粮盡行蠲免於戲興王定亂肇
福天下惟斯民之勞之當先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命諸司遵用勘合勅　洪武

朕嘗用人每待以赤心人皆爲貪而亡身

罔知立忠孝仁信之道是致身亡家破豈
妻嬌毀事他人則易節幼子從事以後人
則役如奴僕父母衰老而無能終困於饑
寒而自盡以事君之道則不終於事親則
爲大逆以賢人助君脩德安天下蒼生則
民未見其安反爲民之首禍當此之際一
切爲官爲吏皆不自覺並不實心往往如
是洪武十四年工部事發考其行移自本
年五月至十一月終擅生事務行下諸司
文書計一萬九千件雖然各有名色似乎

當理其中斡旋作弊不可數目以言之此皆係尚書薛祥侍郎李文仲作爲主行其弊內除薛祥犯同黨凌遲處死其侍郎李文仲因考功以犯人皆殺身慮恐六部都察院擅自行移逼擾諸司害及於民令特置半印勘合勑下諸司收掌凡各部都察院應有行移即便比對勘合硃墨如果相同火速奉行諸司亦當置六部都察院用七扇如勘合至日即便附寫緣由明白滿日差的當人員赴內府奏繳若諸司不憑

勘合擅接無勘合行移及私與行移者正
官首領官人各凌遲處死吏處斬勑至諸
司一如朕命毋自招愆故兹勑諭

追封后戚勑　洪武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必及於后族親親
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内助化家爲國非
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
封皇外考馬爲徐王外妣爲徐王夫人仍
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親之至則思遠報之
至則禮崇尚𢠄幽靈歆兹恤典

賜天下秋糧詔　洪武十三年正月十一日

皇帝詔曰朕荷
上天眷祐
山川效靈
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
民之所供令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
三年天下秋粮盡行蠲免其放回事故官
員自思情無實犯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
於戲欲消愆而彌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

將何以答

天心之來顧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雷震謹身殿肆赦詔 洪武十三年五月初十日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

天勤民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寄肆姦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生民之不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及其餘黨然錄刑之際不無過焉甚非

上帝好生之德於洪武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申時雷

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有罪者所
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除十惡不赦外自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五日
以前已未發覺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一大軍已有定額近年以來尚有將人籍軍者
爲由仍將入籍民戶重復抄報擾害不便今
後不許
一自洪武十二年終軍民在逃至今着令所在
官司及隣里勾提尚且不絕赦書到日一切
住罷只以見籍爲定

一太平鎮江宣城廣德滁濠今歲秋夏稅糧免徵

一山西布政司奉[illegible]集土軍二萬四千餘戶一切發為庶民

於戲

上帝好生雖遐穹而聽遠朕思愚昧乃得罪於人神從今脩省告布臣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罷中書省及都府詔

皇帝詔曰朕膺

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群臣立綱陳紀法體

漢唐晉加增減亦叅以宋朝之典所以內設
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
宣布政使司指揮使司都轉鹽運使司提刑
按察使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
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
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
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興廢以致
丞相胡惟庸結構郡小貪緣為姦或枉法以
惠民或執正以誣良因事發露人各伏誅特
詔天下罷中書及都府使知更官定制行移

各有所歸庶不紊度今將合行事宜條列于

後

一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一左軍都督府為統屬

在京

驍騎右衛　　水軍左衛　　留守左衛

龍虎衛　　英武衛

在外

山東都司并所轄衛分遼東都司并所轄

衛分浙江都司并所轄衛分廣西都司并

所轄衛分

一右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虎賁右衛　水軍右衛　留守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在外

陝西都司并所轄衛分四川都司并所轄

衛分江西都司并所轄衛分

一中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神策衛　廣洋衛　留守中衛

應天衛　和陽衛

在外

皇陵衛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揚州衛　高郵衛

大河衛　淮安衛　沂州衛

鳳陽衛　鳳陽左衛　長淮衛

鳳陽右衛　鳳陽中衛　懷遠衛

留守中衛　留守衛　滁州衛

徐州千戶所　徽州千戶所　六安州千戶所

廬州千戶所　鎮江千戶所　安豐千戶所

信陽千戶所　宿州千戶所　洪塘千戶所

河南都司并所轄衛分

一前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天策衛　龍驤衛　龍虎衛

豹韜衛　飛熊衛

在外

湖廣都司并所轄衛分福建都司并所轄

衛分福建行都司所轄衛分廣東都司

衛分并所轄衛分

一後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鷹揚衛　江陰衛　興武衛

横海衛　蒙左衛　蒙右衛

在外

北平都司并所轄衛分山西都司并所轄

衛分山西行都司所轄衛分

一凡中道僉書天下諸司直行事務

於戲周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漢命蕭曹肇

守之洪業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illegible]

詔示咸使聞知

雷變受朝正殿詔　洪武十[illegible]年六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堯舜之君德侔

天地禹湯之治甚洽民心朕才疎德薄惟知圖治弗克行仁[illegible]

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岳之可護累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

命着跡於殿庭雖不遑寧處於[illegible]時亦甚畏無知悉悠久

眇躬無奈請御大朝故不遑辭情朝臣民於正殿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諭新舊有司詔　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之祐君主華夏十有三年矣其立綱紀所以安民也

曩奸臣弄權恣行不法俾外百[illegible]咸罔克忠宣猷

誠敬以交人神雖皆嘗[illegible]以刑典[illegible]今有司

皆出編氓宜知稼穡[illegible]民生務昌用授以職

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効無踰越各務[illegible]

者若仍復前非侵神虐民務在貪財肆意妄者[illegible]

國有常憲於戲政在養民實先聖之實典竭忠司

事乃人臣之當爲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諭浙江布政司查照文移勑 洪武十三年十月二十有[illegible]

皇帝勑諭浙江布政使司符到之日自洪武五年至十三年終

更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

着令有司科派作爲事理一一具陳事因奏聞近者

奸惡多以奏朦朧行移所司事件故爲擾踐識凌

虐下民務積怨望於上爾等見任者根求奇跡如

不究心故行隱蔽即係於黨符到自新如勑奉行

賜興王五郡民田租糧詔 洪武十四年十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祖宗護祐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昔

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五郡之民甚勞苦矣特以洪武十四年秋糧太平應天鎮江廣德寧國五郡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繩頑施恩以撫善斯效

先王之道非朕所能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命陜西類解文移勅　洪武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勅諭陜西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
令將本印勘合行移文冊發去收掌關防行
移如是一冊書填滿日半印勘合與冊一同
差人解赴京師進內給事中收架如勅奉行

平雲南詔　洪武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上天眷顧
海嶽效靈
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于版圖
西南諸夷獨雲南梁王所恃其險遠弗遵
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
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
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梁王盡獲雲南已
定詔告天下臣民共知

賜直隷浙江河南山東等處租粮詔

洪武十五年四月

皇帝詔曰於戲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一統以來雖
暫有雨暘之愆期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
右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撫
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夏秋稅糧除官田減
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
西浙江雖次第歸附爲首定中原人民爲我
供給越大江入淮河抵北平而漕河南民甚
勞矣邇年以來江東江西浙江及直隸府州
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
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

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給遼左北給北平民資倍焉河南之民北供山西歲助關內斯二布政司稅糧今年夏秋盡行免之

計開

一蠲免稅糧處所

直隷　浙江　江西　河南　山東

一抄劄田土今年稅糧照依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

一糧長害民已行革去明年錢糧照依黃冊里
甲人等催辦毋得那移作弊違者斷沒其家
遷徙遠方

一輸納稅糧已有定限催者毋得先期擾民納
者毋得後期致罪如違遷沒爲首者重罪

一各處豪民指以拋荒田土爲由科歛小民後
果拋荒田土許令里甲指實陳告丈量得[illegible]
官爲除豁如果不行首告私下拋荒者許[illegible]
拋荒之人陳告遷沒其家

一凡我良民各守禮法若衆以暴寡強以凌弱

巧以取愚詐以騙良按治得實斷沒其家遷
徙遠方

一各處有田奸猾之家將田地詭寄他人名下
者詔書到日受寄之家出官首告就將本田
賞與永為已業當處有司即便給與執憑
於戲為民上而不為民便觧有不罰者乎自今
以後任事官員毋蹈前非虐我良民故茲詔
諭想宜知悉

戒諭諸司修職業　洪武十五年六月初五日

皇帝勑諭諸有司天生蒸民有欲無主乃亂所以亂

者正謂人皆貪心不已動輒互相吞并亂以致
強淩弱衆以暴寡當此之時從他百姓有良
計善爲生理積聚家財廣有美女妻室金銀
寶貝若無皇帝與民爲主如何過得被強的
殺了弱的多的殺了少的古時節因這般人
民難過以此天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行大德示要道施教化以制愚頑然而天下
之大皇帝豈能獨理庶務所以天必又賜與
忠賢者輔助之爲斯皇帝設諸有司分治天
下持法令宣布條章專掌民方使有力大的

不敢殺了力少的人多的不敢殺了人少的
縱有無眼的聾啞的他有好財寶妻妾人也
不敢動他的若強將了以強盜論暗將了以
竊盜論因這般百姓方安但是士農工商人
皆願情當差辦納稅糧都只是爲皇帝設官
分職保守他姓命因此當差納糧無怨所以
納糧專供文武百司官吏俸給軍馬月糧草
料使爲官者不養蠶不耕田不冒寒暑有衣
穿有飯喫快活在公廨底下坐着與百姓分
辦是非軍官軍人常防着有歹人便去拏了

爲民除害這等的便是捨性命冒寒暑文官果然用心分辨是非武官真箇用心關防天教常遠做官享富貴軍人肯出氣力也得安樂若用了百姓錢糧不與百姓分辯是非顛倒有多科重斂遇着詞訟又將是的做了不是不是的做了是如此不公事鬼神不肯饒他必是犯了官軍若不用心關防軍人又不肯出氣力如何消受這等錢糧食祿爲官百姓艱苦我說與你諸有司各存天理行事福祿永昌故茲勅諭

寬宥詔　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率諸英傑平羣雄安宇宙即位以來十有七年其間理頑民清吏弊刑當皆施未曾大赦自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大赦天下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僕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

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赦過宥罪
旣大布以殊恩遷善保安尚同躋於至治故
玆詔示想宜知悉

皇明詔令卷之三

大祖高皇帝下

禁戒諸司納賄詔 洪武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人不奉

天故以不足而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己惡怒人神

天譴既臨尚惡不已復造多非蠹政害民如戶部侍

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閏部等刑部尚書王恵迪侍郎葛修閏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閏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閏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閏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贓下落尚惡不已為此掩其殺身之計不將實守所在供招大半妄指平民為實以致一時不能革彼姦心善良受害朕為設官為民造福既不勝任而且罪盈諸古 [illegible]十八年六月[illegible]十[illegible]

天討以除民害因此愈加害民必欲除姦復生姦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犯我

良民憐朕柔敏以居君位嗚呼書不云乎
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
天俯察求治姦貪愈增若此人心為之柰何然自詔
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所有合行事宜
條陳于後
一詔書到日敢有非公文坐名追取在鄉託以
追罰為由許諸人拿送赴有司或赴京來給
以重罪
一雖有公文名不坐者恃以公文脅取民財亦
送京師

一令後凡有良民毋得交結官吏引惹罪愆議
若不遵朕訓故違實犯家長極刑眷屬遷[illegible]
化外
一官民人等所有錢物寄借須憑文約如無文
約諸司不理違者抵罪
一天下諸司衙門毋得賄賂上司敢有賄賂者
其犯或被獄此若賄賂者犯必詢因何爲著
受賄賂者犯必詢贓因甚而至嗚呼不循朕
訓犯之者決有罪焉
一戶部郭桓[illegible][illegible]部王志工部麥志德刑部王惠

違禮部[illegible]榜文[illegible]諸

所以[illegible]資[illegible]必[illegible]

一 來[illegible]毋得送贓去部等衙門若有贓

有犯必稽贓自何來若自[illegible]必言府府必言州

州必言縣今後窮贓必究此問凡姦貪小人

聞此求贓來源日夜憂懼去邪歸正爲民造

福毋自招[illegible]

一 今此一犯且如戶部郭桓五部等官或盜倉庫錢

糧或侵欺諸色課程接受諸色買求將此錢物

着十三布政司兵工刑戶禮五部官着令郭

數倉糧司等官處以寄借為由各帶贓鈔銀

兩每歲帶去不下數千萬及其至司將所鈔

銀散布所屬[illegible]不問貧難富戶指此為由

逼事科[illegible]加倍歸還以此觀之民何生

理[illegible]

福建道[illegible]道御史丁[illegible]廣東

道御史[illegible]為[illegible]間[illegible]審刑司所審刑

吳庸等[illegible]

疑舉[illegible]諸人[illegible]以是追贓搜

民[illegible]曾識破機[illegible]

當時物在彼張塞可却指在索幾有實費說處
者從一指十掇倍者多所以人各相倣一縣
擾民
今後行人受差敢於各處索要相送拒者處
死與受者同所以不得已而禁設若不禁有
司歛民與之所差之人既多民之生理有限
供給既廣將何以奉所以嚴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免山東北平秋糧詔　洪武十八年九月

奉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嗚呼

天位艱哉然有如此朕自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民生奈何內外之臣數用弗當罪實在予一人以致

上天垂戒災及萬姓所以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詔書所由為水旱傷民今告所在以甦民困

有司毋得乘此爲由巧取擾害吾民務從寛

赦

一連年以来所在去處災有輕重傷者多寡有

司姦頑不報亦不沿坵登踏以致吾民傷者

愈傷下情不能上達

一今後所在去處凡有水旱災傷一切天災去

處有司若不来聞本處耆老連名赴京陳訴

災由以憑優恤則朕寘有司於極刑嗚呼

上天好生使害民者爲民造福朕統天下代

天理物設諸有司奉掌教民自詔之後體朕至意樂

吾民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優恤高年幷窮民詔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二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元末播蕩海內憂兵所在黔黎悉殲其
矣如此者紀有奇朕命前征虜大將軍魏國
公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及命公侯軍將等率
兵諸道所向兵偃民得蘇安號天下曰大明
今十有九載矣效臣在位謀謀臣與朕圖治

兩京及德府齊府潞府衛府政府兼理糧儲兼巡撫
邊疆之道途遠微衍洪荒閩粵高年發使撫
於鰥寡孤獨舊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至數
擾吾民者循治而歛跡監至職任於諸州想
吾民樂生有其漸矣特命有司存問高年
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無廢疾無依入孤
老院歲給所用使得終天年所有合行事宜
條列于後

一大誥頒行續編既布山林隱逸巖穴之士誠
能出而與我同遊共造生民之福未審憚乎

一所在有司精審耆民並無公私之辱及不係
隸卒娼優年八十九十鄰里稱善者備其氣
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
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
一疋絮十斤其田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
絮帛如之富實人戶京師順天府鳳翔府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
天下民人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
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泛差役冠帶
服色另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給賜其物本

州縣養濟院收貧救濟請隨逐推廣優容遍

一陳栗菴為令

一所在鰥寡孤獨取看明白果有田糧有司未曾除去差撥者詔書到日即與除豁若無可自養者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田不能自為既免差役有親戚者存卹責令親戚收養無親戚隣里養之毋得失所其無田者有司一體給米六石隣里親戚收養其孤兒甯數分豁有無恒產以狀來聞候出幼開名立戶當差

一朕與民約以誠前者黃冊內民冒年者多今
禮年高而尚實德敢有以冒年之徒求聞受
禮尚而亂吾政者或被知者告知其家族謹
曾被公私之辱悉而受禮尚者如之

一累年開邊勞於軍功或矢石傷殘於身體或
因傷身亡見女見存不能生理者所在衛所
送赴京來發回原籍改籍為民一應差役優
免三年

一操集士軍因傷殘疾者優免軍役三年其役
貼戶應當本衆改爲貼戶因傷殘者優免軍

役十年入爲民籍雜泛差役更免三年

一軍官從將征討歿於陣所兒女見存各具實跡以憑恤賞子孫襲父職未陞者陞一等

一逃軍逃因所在人民擒送入官免致不才有司作弊

一所在有司所掌事務本爲民便往往不行仁政於差撥及一切詞訟貴富差貧刑名有理做無理詔書到日今後有司官吏敢有如此許羣民或百十擒拏赴

京

一官民吏胥人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
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姓及兩三名字
者被人告發家財給賞告人誅其本身
遷移化外

於戲禮壽尊賢報功酬勞恤孤賑寡古哲
王之大典今出恩露必有司如命故茲
詔諭想宜知悉

褒錫蘇州府官僚勅　洪武十年

[illegible]六月三十日

為官滋政除偽弊來蠲一切施設專務
非權無以治下雖曰行權其迂儒俗士
居是位者名而已若申正之官秉憲綱
之氣發號施令務必以究其簿書違錯
敢有故侮而褻慢者輕則治以刑重則
捶死勿論嗚呼於斯治下之法朕嘗曉
諭有司孰曾知命以施之以致簿書違
卒得以侮慢而褻狎之巧言以陷害官
其姑蘇之郡吏員皂隸自設關衙以衆
陷害官長者多矣今聞知府王觀同知

曹恒經歷王聊將猾吏錢英當廳梃死治下之方甚得其當如此則政務令止姦人且遠境內肅清良民瞻仰美哉有爲政令精行安民有日矣今特𨍭宥人自思中實動并禮以勞爾其篤斯之志以爲高明故諭

諭法司勅 洪武

肇建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新搆者謂城貫者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圜而成象乃天牢也中虛而

無尾星繫於內則刑官無私親疏平訟理散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尾星處其中爾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印鐘山之蒼翠雖非巢巔而走高下亦莫潛遁毫釐洞見其真智人居是寧不關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庶不

負朕肇法司之初志也文其勉哉

戒諭武臣勅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軍官不知受守禦之道因此富貴身家都亡了的也有止亡了身的也有但亡名爵而為軍者甚多似這等的往往有犯誰肯將心尋思付禦的法度何如若有箇能保富貴的人他必尋思若做都指揮這地方係是我守的比及未有甚罪時先教人于都司所管地方沿邊畫圖貼說通有多少險處多少平易處沿邊境內境外道路徑直遠近[illegible][illegible]計數目貼

臨期省了多少尋思閑時常想着我守這地方民不爲盜水陸險要去處並無嘯聚者軍不誣民民不受害軍民安静方纔稱守禦之任今各處都指揮不以受命爲重有自己虐害軍民者有愚而無知被所管部下害及軍民尚無知者有已不害軍民縱部下為非不禁者使如廣西都指揮耿良交結有司府州縣官生事科歛害得百姓荒了連年嘯聚及他事發差人拏問共計二十八招都是害軍害民的歹勾當因此上取來打死了他廣

西的百姓都安然無事了反了看来那裏是
百姓每要反則是被他每逼凌得没柰何所
以如此他不知所管的地方軍民都安無事
便是他的功勞他都不這等尋思只是胡做
把自家壞了又如江西都指揮戴宗著他領
軍收捕軍賊周三官等比及軍臨賊所他故
意駐劄不進却令韓知縣前去索要賊人周
三官等招要銀五千兩及至賊人將銀一千
兩牛八十隻先来投見他仍令辦送前銀并
要自砍人頭三百箇方許投降又令贛州衛

計三百四十四字

指揮李宣孫文廣東福建等都司說稱潰散
並無巢穴逸將三都司軍馬退回以致賊徒
至今未獲事發戴宗全家發雲南充軍李宣
處斬財產俱各籍沒又如洮州衛指揮李聚
役使軍人甯成等八名將米三百五十石運
去岷州糶賣又私役軍人陳德魏得成在家
種菜打魚俱各歇役一千八百餘日以後軍
人張聚欲行赴京首告前項等事李聚使令
軍伴史克成送鈔一百貫買免事發發長河
西充軍籍沒財產似這幾箇都是不知受命

守禦之道恣意非爲以致亡了富貴人家今
後守禦軍官每能以此爲戒依著我的言語
呵做都督封公封侯有甚麼難處不但保得
名爵身家後來子子孫孫也必然昌盛好看
兒在世間如何磨滅得故勑

諭武臣恤軍勑　洪武二十一年六

制諭管軍官人每知道前輩老官人每到處裏廝殺
但恁是一兩箇好漢留在根前十分用心撫
恤着似那般積漸聚得多少或一百二百三

五百將這等人便做自家兒弟兒子一般看待因此上這等軍士但遇着廝殺便在官人前面殺得贏了人都道官人好廝殺誰知道是他撫恤人好自家縱然會廝殺對得幾箇還是齊心伴當多呵贏得人如今封公封侯做都督府官前輩老指揮皆因撫恤得伴當好功勞都做他的大官人位子他坐今後進的承襲得的及一了不曾有軍管的做了管軍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那一等愚蠢看着他那一箇害軍的心並無一點人心如那

總旗做百戶百戶做千戶也都離了軍身有
得幾年當初做軍時并出軍的時節諸般都
是自將說起來呵其苦不可當爲甚麼出征
呵軍要逃了官將那苦楚的日期都忘了沒
人情的害軍我都說了多少言語都呌不醒
將軍比做庄家種田的一般比說道百戶管
一百二十一名軍便是種一百二十一畝田
都勤緊的庄家有飯喫的皆因是看覷糞壅
耕種得到所以有飯喫如今百戶千戶指揮
把軍害得荒逃了一箇便似那沒長進的懶

庄家典了田賣了田一般軍雖不逃不肯撫
恤看覷便似種了田不耨鋤一般這等庄家
要飽飯喫有也無指揮千戶百戶衛所鎮撫
不知軍自是已的威風氣力却把來逼凌得
逃了要錢賣了有病呵作賤不看這的不似
那典田賣田的種下不耨鋤的庄家一般如
今管軍官人軍家大小喫着俸糧管多的喫
多糧管少的喫少糧這俸祿都從軍身上来
誰曾肯將這等有仁德的心顧盻這軍一顧
盻一箇箇出来要私役軍尅落支請這般害

害他纔有一等軍受不過許多苦楚遲慢不應答些兒那不足道無人心的指揮千戶百戶衛所鎮撫不知是軍自己的威風氣力一箇箇把做讐人看了這等良善的喫了苦楚無理的打罵妄行差使他也不告狀只在背地裏長嘘氣暗暗的禱祝

神人似這等官人每說来的無一箇肯聽只是害軍如我今也年紀大了省會你每到是處只是不肯依從隨那等潑皮無仁心的指揮千戶百戶衛所鎮撫你的本身兒男家眷看看軍

請俸祿里似這等般呵你長遠得也長遠不得若是那有見識有仁心的官人每常在家勤勤看視問那軍的動靜觀他的顏色不安樂處不便當處怎麼對當安樂便當軍有苦呵應當奏的奏自家合擺布的擺布你雖無家私賞與他言裏頭撫恤自家兄弟兒女一般愛惜他一些兒不苦著若還出征呵下營處軍士每荒地與官人立帳房煮馬料切草鋪鋪做飯若夏天呵惟恐熱著官人冬天呵怕凍著官人為這般一箇箇軍發孝順心

務要官人安樂有病呵那衆軍那裏不採訪
著醫人来緊鬧行路處不辭勞苦擡也擡著
是走也是有見識管軍的官人依著說的說
這般行軍士每感恩呵出征下營見陣病處
官人有許多安樂便當處那等無人心害軍
的都不知是道理出征在外軍士必有来根
前為無恩於他得躲且躲帳房不起便打著
衣並馬草逼著人辦衆軍沒奈何只是心裏
懷恨對陣處不抵死捨命勞苦擡著走幾等
不便當再有我了似這等官人下營打著人立

長遠過著寒餧馬料害病呵無人着心裏要
水喫呵明知有水軍不將來肚裏飢着要喫
乾糧等見自喫了不將害人的官人軍中有
那不測的禍暗暗地喫虧的多難說的也好
生看那無仁心指揮千戶百戶衛所鎮撫他
那里知道這幽微小事不能撫恤軍害軍的
這裏頭干係得重我這般畧節省會將出來
有父母兄弟的好生教道言語裏識這做官
的兄弟孤兒及娘子每是曉事的呵好生勸
一勸休着這般無仁心害人害人若利害呵

朝廷也那治得你許多那得不有
神天看著若不回心轉意呵這等不足道的凶禍逞
疾好歹有若好官人每有仁心知道理雖不
撫恤軍士也不會生事苦軍這等官人家父
母妻子老幼過活平穩若是能撫能方便那
若苦衆軍每讃嘆著家中老的小的自是這
等每日自然歡喜安樂不知的將以為自這
般歡喜誰不知却是衆軍讃嘆歡聲喜氣相
感得如此這勸出後全在父母兄弟妻子知
心朋友隣里曉事者互相勸誠守法度晝夜

平安樂之福故勅

一　逕覽惡害的軍民利害的廣西都指揮耿良所犯不仁不義其二十八招備載大誥武臣冊內又一件不在冊內者旱地挑池於內打樁上釘閣面盖亭子一箇號令軍士挑水滿池作水閣其耿良於內坐地我是皇帝也不敢如此苦害軍軍係是天兵如何是天兵他都是世間的人如遇世亂

天道斡旋這等好漢做了軍平這天下禍亂是

天命的皇帝領著這軍做號天兵不是

天與的皇帝強把百姓聚起来這箇號做嘯聚的賊

耿良如此不肯役使天兵拏来打死了

一北平都司所管衛分并都司官等不肯將這仁心發見往往將軍人私役軍人每正好泥炕打柴時他衆人都役占了他反到那十月間七歲八歲三五歲這等軍的兒女一箇箇赤剝無衣穿盼望要一箇熱炕卧的着過冬這冷的時節因着被頭目每役占了有炕無柴的有柴無炕的其苦也說不得使臣每從北平来見軍每十月裏親自手裏拏着繩索

似牛馬一般拽車往山裏去與頭目每打柴
燒炭身上穿的都是破衣大風起冷了行不
得去見使臣每過呵那軍每撇下繩頭望着
京師啼哭這等官人家父母妻子怎麼知道
他每家做官這等無人心兇惡放出來這箇
不有
天災必有人禍他家喫的俸粮都是軍身上來的喫
那般也消受不得氣力是衆人出的他怎麼
害軍
一燕山中護衛鎮撫孟春他盜支月糧官吏支

的都是白米軍支的都是黑爛米只這般他卻假作附餘報官問得明白要了招將本人典刑了

一鎮海衛指揮王禎他守着海邊那箇信地常常的廣用機謀隄防海外夷蠻國土不致賊人上岸刼殺了百姓便是他的功勞海上打不得墻的所在但見有見識的人守這邊海怎麼敢怠慢不關防守鎮的地方內有等會使船的百姓常過去倭國裏做細作引將倭人來打刼百姓如今沿海修得城子多了細

作難以出入令指揮王禎放一宗船八隻自正
月出海直到四月方回人扁又有船出海被
把截千戶盤詰到官本官不行從官磨問內
奸外出緣由心生貪婪不問凶吉受財一槩
脫放致被告發拏住內奸外出之徒問出前
情與倭國往来遞送消息致被賊人登岸有
傷生民指揮王禎此事發覺早些不是呵這
內奸他出在倭國裏獻了計說道守禦不嚴
城裏軍有數兒如此走泄情節若使賊人駕
三五百船用軍一二萬泊在城下平明撲住

城門似此等十八分干係利害指揮王禎並無這般關防受了財把打細作的都放了爲這般拏來枷枷着沿海浙東行至福建廣東并日押赴京師典刑梟首示衆

一水軍左衛千戸劉全將爲事起發百戸一員不開除月俸八石支五箇月十石支五箇月將這等爲事百戸俸整支十箇月共糧九十石所有提調看養馬匹着實支去草料私下盡皆侵用致令馬駒倒死數多事發典刑了當

一金吾前衛百戶孫三本管一百一十二名軍
數內逃死賣了缺少一十一名本官不行開
除月粮通同軍吏滕朧作見在支請若是有
見識的怎麼肯賣了軍軍有病呵醫他軍有
逃亡從實告知行移原籍勾取今軍既不足
又敢通同小吏妄請錢糧事發到官典刑了
當
一應天衛指揮龐權與同千戶旗首等指以異
姓軍為由刁蹬軍人嚴亞保要將血胎棄洗
出養成的兒子季觀音保年十二歲取去看

後此兒見有一兒季三保年十六歲隨母改嫁他人此子既出了合當補父身役寧可於畸零內作數故將未出幼十二歲的出官應役且嚴亞保係是屯軍却不着他種田縱容在家買賣其龎糴等又不知他家有幾何只莽勒措要錢物因此將監禁兩月把生理都誤了人心有此不平設若有仁心的隨母改嫁的季三保等紀出幼理合補父身役十二歲幼兒合寄於義父處庶不失所若將十二歲的應後幼且不出飲食不能調理不久必

失所因此上將千戶李義袁勝童仁顯昭舉
百發長沙西口子充軍總旗王成斬首號令
指揮龐權發金齒充軍似此違條犯法之徒
不遵教化斬首示衆死有餘辜

諭藩臬郡縣勑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十五
日

勑諭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官多係民間
起取秀才人才孝廉各人受職到任之後暮
不以到任須知為重公事不諳體統不行聽
信小人浸潤謀取贓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

之心論浸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稱
冤倉皇至於哀告懇切柰何厪民在先當此
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者往往相繼
而犯上累朝廷下辱父母悲哀妻子孰實當
監其非而改過者哉所有責任條列備陳于
後
一布政司理治親臨屬府歲月稽求所行事務
察其勤惰辯其廉能綱舉到任須知內事一
一按必施行少有許漫及貪污坐視恬忍害
民者驗其實跡奏聞提問設有用心提調催

督宣布條章去惡安善倘耳目有所不及精
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按
察司方乃是清
一府屬州治一體布政司施行耳目有所不及
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
布政司方乃是清
一州臨縣治一體府治施行耳目有所不及精
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污吏及無籍頑民本
府方乃是清
一縣親里甲務要明播條章去惡安善不致長

奸損良如此上下之分定民志有所依巨細
事務悉有所歸上不紊政於朝廷下不啣冤
於滿地此其治也歟若耳目有所不及精神
有所不至遺下無藉奸惡人民本府州縣當
方乃是清

一若布政司不能清府府不能請州州不能清
縣縣不能清里甲去惡安民遺下不公不法
按察司方乃是清

一按察司治理布政司府州縣務要盡除奸弊
肅清一方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巡

按御史尤爲是淸倘有通同貪官汚吏以致
民冤事枉一體糾治
一此令一出諸司署立文簿將行過事跡逐一
開寫每季輪差吏典一名賫送本管上司查
考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務從實効毋
得誑惑繁文因而生事科擾每歲進呈之時
布政司將本司事蹟幷府州縣各賫考過考
蹟文簿赴京通考敢有坐視不理有違責任
者罪以重刑
於戲令之布政司不拿所屬貪贓官吏又不申

聞闒茸不才諸等不公不法亦不究問府文到司並不審其爲何但知遞送而已府亦以州文如此自布政司至府州皆不異郵亭耳所以不治爲此故也

宥胡藍黨人詔　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累世

祖宗修仁積德有感於

皇天后土眷命朕躬亦命諸英勇之助平禍亂於諸

雄擾攘之時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
尊居兩間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矣時者朝臣
不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
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謀泄提拏族誅已
萬五千人矣餘未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
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
已犯已拏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拏及未
犯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槩赦宥之於戲古之
忠臣義士當時感格人神歡動祖宗其亂臣
賊子歷代爲患者不但不能感動人神於當

時亦累祖宗憂因於地下朕今大誥臣民曾
生疑惑者詳以自新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司務勅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

勅各衙門司務二員坐所東南角面西將手籍吏二
名終日在堂專管紀載本衙門出入文書隨
即附簿驗其遲速者速應遲者遲明白勾銷
下註或寫差錯不許塗抹於傍圈註逐日紀
載事件至晚計定卷數字數庶便稽考若有
可速者而遲之耽悞公事矣若可遲而速之
施爲將當矣惟克果斷乃無後艱其司務之

設職專甚重其所練劇也其出非常若勤於
督責精於註銷使各衙門官吏不入刑憲之
所其司務之才能已稱堂上之任矣又何考
試之疊疊故勑

賜勑山東北平秋粮詔　洪武二十八年

七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嗚呼天命位艱哉然如是朕自即位以來
二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生民奈何內外

文臣数用弗當罪實在於一人以致上天垂
戒于災于萬姓所以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
平雨水愆期農艱種植歳苗有虧詔書到日
今歳秋粮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所
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詔書所出爲水旱傷民大誥所司以甦民力
有司毋得乘此於中巧取擾害吾民後犯不
赦
一連年以來所在去處災有輕重傷有多寡有
司奸頑不報亦不行沿丘查踏以致吾民傷

者愈傷下情不能上達

一今後所在去處凡有水旱災傷一切天災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受災耆宿連名赴京伸訴災由以憑優恤則朕實有司之極刑

嗚呼上帝好生使率民者為民造福朕一統天下代天理物設諸有司分掌牧教民自詔之後體朕至意樂吾生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賜興王五郡秋粮詔　洪武二十八

永樂元年九月初六日

皇帝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秣馬勵兵與群雄並驅兵甲旗役一應洪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朕今老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勞今特以洪武二十八年合納官民秋粮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平府　應天府

鎮江府　寧國府

廣德州

再賜山東秋糧詔　洪武二十八年九

月初六日

皇帝詔曰朕起微寒備知農民艱辛今天下太平

二十八年矣民人供給繁勞邇年以來朝

廷倉廩實府庫充山東之民供給遼東軍

裝山西北平軍需勞已甚矣今洪武二十

八年應納官民秋糧盡行蠲免布政司府

州縣如制奉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賜興王五郡秋粮詔　洪武二十九

年八月二十九日

皇帝詔曰朕平天下之初一應供給皆出於太平寧國應天廣德鎮江五府州之民宇內康寧已有年矣思民効勞無以撫勞今特以洪武二十九年秋粮不分官民田地盡行蠲免均工夫役依期來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立皇太孫詔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者朕荷聖祖繼馭宇者首建儲君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撫將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於田野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除奸貪去強豪亦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為

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告爾臣民想宜知悉

覆選貢士詔　洪武三十年三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皇天之眷命賜有中土因土宇之廣人民之衆日思

月慮精神有限邇來科舉一節託老儒臣有

失訂點選後朕於冗務隙中將下第文詞過

目知爾文詞典雅所答本題一時誤落今後

爾再選來復爾科第

析徽遺賊詔　洪武三十年　月　日頒

奉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皇天眷命代元為君統一寰宇主宰臣民尊稱宇內已三十年矣每設官分職各有攸司邇年以來各府州縣夏稅秋粮因官貪吏弊不能宣布條章愈見民力艱辛今特勅戶曹行下諸司所有積年稅粮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賫以免轉勞之苦以釋民人欠輸之罪所有事宜條陳于後爾諸司一如朕命勿怠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自洪武二十八年已前夏稅秋粮拖欠未納者許折轉輕賫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

一鈔二貫五伯文折米一石

一金每一兩折米二十石

一銀每一兩折米四石

一絹每一匹折米一石二斗

一綿布每一匹折米一石

一夏布每一匹折米七斗

一淨綿花每一斤折米二斗

賜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阿荅阿者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尚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天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歲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来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尚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

賜封高麗國王詔　洪武

皇帝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及眷高麗襲朝鮮

之遺壤悉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者
往臨即来詞之表上有加方物良仍衷情盖
由夙衆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况爾三韓
之衆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内
外奚稽尋制載錫真封今遣官齎印仍封爾
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業繁榮懐於舊
服守禮義而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
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悉

宣諭武臣勅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一守邊之将務在撫軍有道君將有仁恩於軍

以守則堅以戰則勇若撫綏無道守則不堅
戰則不勇不正乎諸軍不利其為將者全家
受禍如守伍關諸將原與三萬軍守禦諸將
不思深入蠻夷之地衆皆賣放軍卒連逃并
病者云其二萬五百所存者一萬尚欠五百
諸處屯所人必會衆前來攻打將隆里千戶
所打破及至點視屍骸老幼男女八百人口
皆是父母妻子兄弟止有正軍一百五十名
呼為一千戶所其餘九百餘名盡皆放去及
逃亡者其賣軍千戶百戶全家被殺如此者

并所貪若財皆被虜及將去美妻妾亦被虜
所掠此等豈天那知守邊道理因此殺身亡
家凡守邊者觀此用心以為警戒、
一自古邊城務要深高城池何故城高池深所
以城高池深者恐敵衆而我寡務必督兵固
守以待援救所以城高池深人粮馬草經營
多積以待固守方今守邊者不思全家居邊
同僚彼此相推不以守備為重設有敵來身
家殺亡有不測者若平日同僚人用心葺理
城池置備守具其來寇者衆我且緊守以待

致勞老師頓於城下救兵一至安有不保其者邪如此諭至諸守將各宜用心固守設等遵依施行

一所守城池除地凍天寒不修凡氷雪融可以開挑壕塹未到下種之時且先整理城池周圍十里初時未有先城低壕淺逐漸脩理假如遍脩理一里之長設若遇敵一里不用人力伍工以來五里既堅高不用人力一年一功十年城池堅固設若可以二年三年完備十分大利守者安心身心全家在設若同僚互相推

捱不以此藏為家。一味指看臨期失機悔無及

既失務要同心

一軍士用操練不必種穀備牧閑暇便得習學

一衛所兵器各隨本身所使演習若兵器欠缺

查照朝廷所以憑支撥他種之時酌米出辦

一會可以務城可以操練苗既出土可以耕

鋤依時耘鋤既畢那一時亦可修城操練不

可怠慢應有馬步軍人皆要射弓若官弓數

少入山揀選木植柔軟者以為木弓權時遵

習設若官弓數少看見詣京關撥弓箭不可

不用心練此條長其刀鎗之類係是短兵器相近而刀鎗相着方纔得人其弓箭之技者百步殺人所謂長兵也不可不用心

一軍士自種食為官管領者不思恤軍之道為軍害者百端今後時將至秋先教軍人整頓菴鋪煖炕收拾柴炭點視各軍粮食柴薪煖炕菴鋪齊備可以過此一冬然後纔是為官協心處就有不行催督點視過冬物件致令軍人失所若有出告者罪及管軍之人若有軍家燒炕柴炭等物未備管軍頭目先將軍

人後使人上山打柴亦燒炭以為俾用者管軍之

人全家寬大追之亦不赦

一凜官多有不安八分多不知所報縱然知所報

過實難報答何難報且於往者出十萬五萬

與銷除一敵當時是做官者那時亦是軍類

兵大遇陣要待只同衆人皆進與敵及散亡

本身雖遇敵不曾得下手者尚且在陣伍中

衛所卽今做官的也有父子相傳做官那時用

命當先的幾代來相傳至今為軍見今做官食

禄者閑時飽食暖飯閑常發心起手[illegible]

寵襲等受官祿皆是當時千萬人感風滅險
一敵的氣力今我雖知是多人的氣力實難
以報安敢毒害於軍士若爲軍官的肯發此
心想着祖宗積德
天地鬼神那鑒安有不昌者乎
一所論數事若奸頑者失機悞事與同僚相推
體察明白治以重罪諸人用心用心
一沿海設置衛所障居民柰何管軍人員多無
謀畧往往失機不能制敵惟務貪婪私役軍
士數有犯者已嘗斬首號令近日山東寧海

備指揮趙銘等領軍守海遇賊船數十登岸並不向前設法擒拏互相推調致令傷害軍士又敢虛報殺獲賊數欺誑朝廷已將各官分屍示衆今後守海官員人等常加操練軍士葺理戰船於緊關島嶼灣泊遇有賊船到来不許四散調開或三五十隻或百十隻成宗𨗴處駕使併力攻取如此則勢力壯而賊易擒矣

戒諭管軍官勑

管軍的别無甚麽法見則是知得軍的艱難

會[illegible]意要暗地裏殺了漢高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走將去處是名鴻門的所在做筵席上要[illegible]
寺樊噲在外廂知道帶着劍背上一面長牌直
撞開營門怒着目看霸王霸王觀樊噲好偉
哉人物說道此壯士也遂與生豬肉一塊酒
一碗樊噲即時接了說道大丈夫死且不怕
生肉安得不食霸王見樊噲[illegible]奮然威怒用心
看着樊噲漢高因而淨手起身逃去了
鉏麑是晋國人靈公暴虐無道趙宣子每每把
正直的言語諫他靈公心裏好生不喜教鉏

麑牆地里刺殺趙宣子鉏麑五更去到他家只見趙宣子齊整穿了朝服要出朝去看天色尚早端坐的堂上十分恭敬鉏麑見了這等說道若是殺了國家一箇好人不殺他又違主人的號令因此上把頭在趙宣子家裏槐樹上撞得頭破腦裂死了這箇是識義的好男子

申鳴是楚國人奉養父母最孝楚昭王用他做大官人後来白公誅反申鳴對父親說道大凡做官的人身已把與國家了俸祿將来奉

養父母着國家養難孫育孫死做甚麼當時領軍馬圍住洽安都拿住他的父母滚在營裏着人去對申鳴說申鳴淚下回那使人我聽得古人說喫人飲食當死人的患難我如今不能做父親的孝子只做得國家的忠臣因此自擂起鼓来殺了白公

張飛北平涿州人與關羽一同服事劉先主後曹操来打荊州先主奔江南曹操的軍馬急然到来張飛領了二十箇軍馬據水斷橋怒起眼来手裏拿着兵器說道我是張飛爾要

厮殺的便來曹操的軍馬那一箇敢近他因此上先主得脫了後來封為新亭侯

尉遲敬徳朔州善陽人那時唐高祖攻打河南地面敬徳隨太宗行戰地恰好遇着王世充的軍馬忽然到來王世充将喚作單雄信驍了馬望着唐太宗刺将来尉遲敬徳走馬大喊把單雄信殺下馬將唐太宗救出後來封為鄂國公

唐琦是宋時守衛的軍那時李鄴把紹興城子降了金家金家着大將琶八守了紹興唐琦

一日袖藏着一塊大石頭伏在路邊邊相要打
死琵琶八都被琵琶八拿住了唐琦對李鄴駡說
道我一月只關一石五斗米尚不肯背了主
人你做大官請俸祿却做這般勾當唐琦不
肯降他直到死駡不住口後來宋朝與他立
廟至今祭祀不絕

金日磾是漢武帝時人做馬監官那時有一箇
官人喚馬何羅的有意要造反被日磾看破
他意思每日要暗地關防着一日武帝在林
光宮裏歇息早晨未起身那時日磾在殿

外馬何羅袖裏藏着一把刀從殿東廂上來
看見日磾顏色變了便要走向武帝臥宿去
處正走間撞着那樂器何羅跌在地上日磾
連聲叫篤何羅及趕上抱住揪着何羅的頸
項丟在殿階下衆人下手拿住了把何羅全
家都殺了封日磾爲秺侯享祿終身子孫世
襲

護將軍紀信時常跟隨着漢高祖定天下一日
高祖到滎陽去被那霸王圍住了中外不得
相通看着漢高祖十分利害紀信思量無計可

救乃對漢高祖說道詐乘王車出降東門霸
王的軍馬都聚在東門上看高祖降因此其
漢高祖向西門出去了霸王將紀信燒死了
因此捨了自己性命救得高祖
薛仁貴字紀小時家貧只做農莊過活却十分
有志氣後來隨着唐太宗去征高麗攻打安
市城高麗兵二十萬來戰仁貴不披甲只穿
白衣服手裏拏着一條鎗腰裏掛兩張弓跳
上馬發起喊來殺將去人都當他不得衆軍
跟着一齊向前殺了一陣高麗兵都走散了

太宗遠遠望見穿白衣服的是誰衆人道是薛仁貴當時賜他金銀段子好馬教做遊擊將軍後来回軍太宗對衆人說道我不喜歡得遼東地面却喜歡得一箇十分猛勇的將子

王彥章五代梁時將從小時便多機謀又十分勇猛每每厮殺時如常手裏拏一條鎗在軍陣中出入千萬人不能敵他因此號做王鐵鎗後来晉家將梁家地面漸漸奪了梁家的將們多有異心起来獨有王彥章守着兗

如常對孫權說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思
死必做忠義的鬼决不肯背了國家後來與
晋厮殺果然捨死向前就死在軍陣中這箇
是忠義勇烈的好漢男子

鍾會是魏元帝時人做司徒教他提調關中的
軍馬却要謀反只怕着鄧艾一箇人不曾反
里後来朝廷教鄧艾收捕四川他因此時便
要發軍馬反說道事着成時可以得天下不
成時守了四州也和劉先主一般不曾反得
成被何烈胡淵知他反的緣故拏住殺了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隋朝大業間恣起人來與

人廝殺後來降了唐高祖教他做左武衛將

軍賜綵段一百匹教他去鎮守幽州與達達

廝殺多搶得大馬唐太宗又將自騎的馬與

了他做光祿大夫後來使倚恃着他這些功

勞不肯守着國家的法度被長史李玄道把

大法度整治他因此上要反到達達地面裏

去說那種田的百姓認得是他拏將來殺了

僕固懷恩是唐時將軍從郭子儀收捕安祿山

有功教做河北副元帥朔方河東節度使辛雲

京奏請發兵殺了雲京朝廷不許他這等遂都護暨朝廷便發軍馬反他的母親說道國家相待我的恩十分厚你如何做這等的事一提起刀要趕看懷恩說道我與國家殺這廝賊懷恩走入犬同那邊去了後來死在路上劉闢是韋皋時人做四川節度使自稱做留守使人來朝廷討誥命鐵券朝廷不肯與他因此上他發兵反來打四川梓州朝廷着高崇文去勦捕把活活的拿了木檻車檻到京城裏來連他家小房族及他的黨乾淨都殺了

安從進是五代晉時人做山南道節度使

暗地要謀反從來與成德節度使安重榮

箇一同商量起着軍馬來打鄭州晉家着

行周去征伐安從進見官軍來的猛料然不

濟事自家把火燒死了妻子都喫殺了

符彥饒是五代晉時的義成節度使軍中有夜

裏去劫人的他手下將是白奉進便發軍又

喫指揮使盧順擎住送到京城裏斬了

御製軍人護身勅

管軍的別無甚麼法只是知得軍的白艱難

便教他安樂、但有些〻不便當處疾忙走去回當不會家做買賣的發放做些〻箇教貼着那一擔糧養養老小軍有病時勤使人去尋醫人看顧支冬夏布匹休要了他的一應不知來歷的休留〻在隊伍裏怕是歹人似這等關防的意思如常要記在心若命快時速到身上禁住一箇〻大奸惡的人呵却不得了大官請好俸祿似〻如今做公侯的都是往前一把兵學惜軍士十分撫恤的好衆人肯與出力到處厮殺建了頭功以此定功行賞

做了公的侯的那指揮每也有舊日能撫軍
士隨軍征進各總兵官報得分曉了陞的也
有不能撫恤軍士憑自己能廝殺了陞起來
的似這等好生害軍不把軍每當數那等不
知道理的千百戶也多是憑自已好廝殺了
陞的似這等又害的軍甚因這般動有犯了
罪害軍以致千百戶指揮常拏下這般等來罪
了那別位圖也不怕還一般害軍這等粗蠢的
人止顧眼前不顧子孫也怎麼肯想做軍時
一頑根學不着受了萬千艱難一等有父祖

在堂者饒調出征雖至孝不得奉養一等止
家的家有一妻或有幼小兒女皆不生理止
靠一碩食糧其夫既出一箇婦人在營守着
幾箇小兒女撇了支糧又怕水大裏頭了他
又守看柴水米粮不得來左右難得不得難
似這般婦人在營兩難男子出在外身雖在
外心在家如那隻身婦人在營夫未出時先
要本婦隻身沒奈何單身則索行去這是為
軍最難言這隻身婦人夫既出了柴米自收若
見有人便與男子議論成交就中有多少不

便正大的婦人夫婦和諧互相心托托終無
事必有不諧雖正大爲是這身又恐夫疑軍
人夫婦這艱難且如已前年分軍每出外畢
夫使妻者多自天下太平以來夫婦常守着
生得兒女多一碩食粮除脚錢折耗止得七
八斗又陳了難喫那不曉事千百戶總小旗
又要取錢下般害他管軍頭目誰肯把自家
心比軍心知道的這等若休害他人人都不
肯這等比則是蠻害他我這等言語說出去
若爾支請賞賜關支月粮管軍人并首領官

吏害軍及自家私自使喚者許被害軍人十
名五名或旗首率領拏來旗首害軍也如此
軍自拏來那都有賞若官吏不害軍旗軍旗
人等生事排陷以重罪如是管軍的頭目
每能依我這等言語撫恤軍的好明日都督
府官封公封侯有甚麼難處故勅

諭占城安南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一視同仁每
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內諸國皆來臣朕貢
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

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乂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共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書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國君彼此果有所爭即當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長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遺詔　洪武三十一年閏九月初十日

皇帝詔曰朕受

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

野謹撫馭以膺

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

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

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

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

念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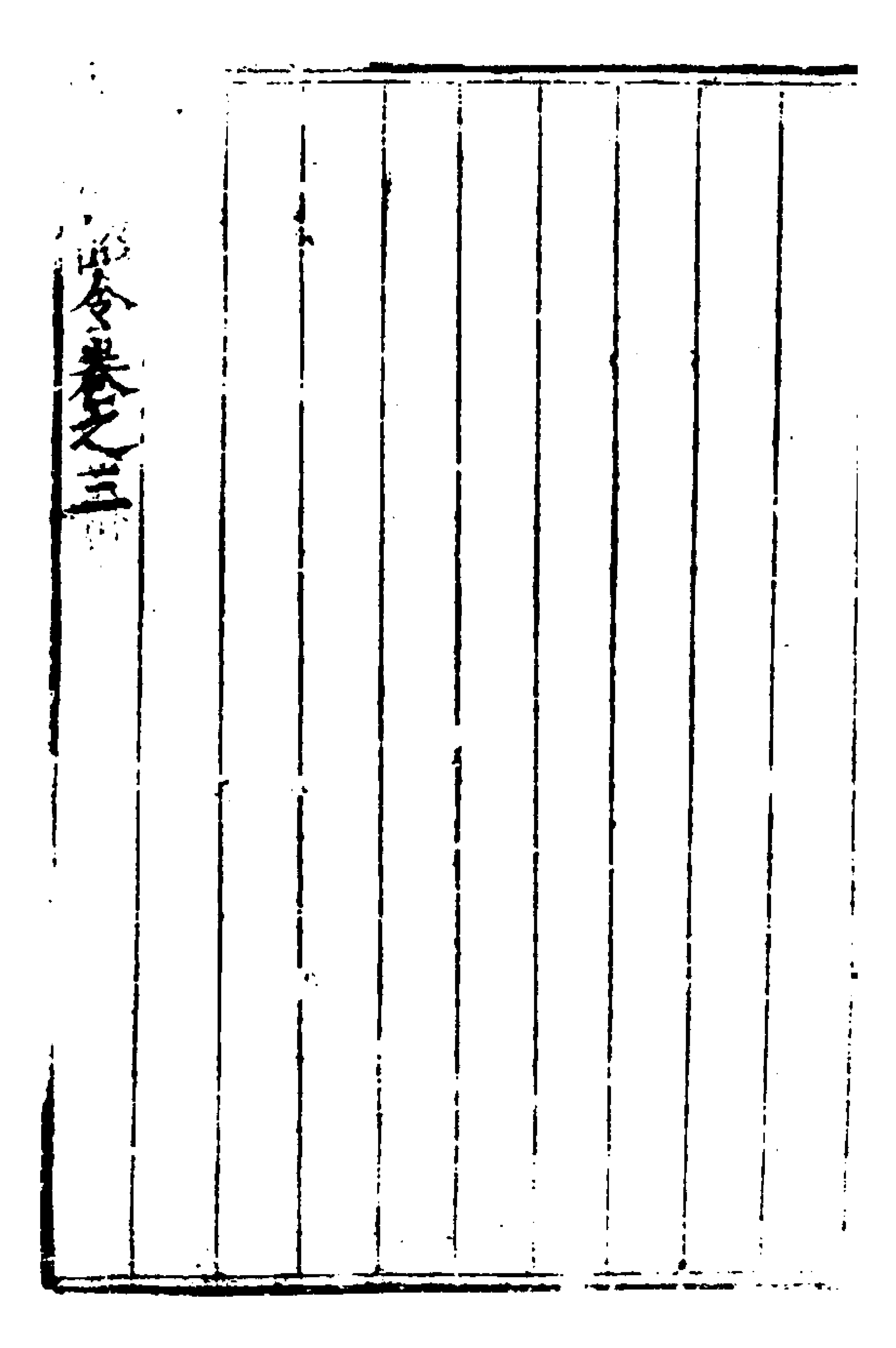
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

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宜葬
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
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
食肉無禁
一發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臨各十五
舉哀禮畢罷非旦晡臨時無得擅哭
一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無
帶兵器
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管軍戍

守官員毋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

一國王所在文武衙門軍士今後一聽節制護衛官軍王自分處

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從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令卷之三